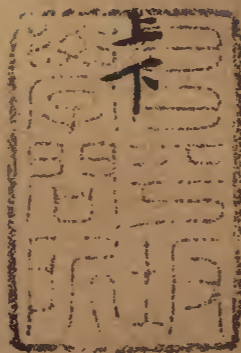


唐宋叢書

鼠璞



庫	文	閣	內
三函	三六四號	五六冊	漢書類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4	
冊數	56 (5)		
函號	371	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鼠璞卷上

宋 桃源戴埴

媵妾

江有汜序有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

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如送之晦翁以此

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為疑予固不敢妄議然

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

為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為媵送女

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鄆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

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
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
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
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畧也然春
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
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
爲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
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
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子晦庵注
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媵
說也釋文云媵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
以此證媵爲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于將之
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卽不指爲妾公羊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脅於
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嫠娶於楚而齊媵之
脅公立爲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
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去國

世之去朝廷爲去國用孔子去父母國出處然今與
列國時不同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言去
國旣天下一家非能北走胡南走越雖辭榮闕庭退
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爲爹

梁蕭愔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
火何時來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荆土方言今浙人
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陟斜切
注羌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說甚明奢正奢切
注吳人呼父爺以遮切注俗爲父聲音大率相似隋
回紇傳以父爲多亦此類

騶虞

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歐公
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
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
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
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
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

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于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篙師

海孺呼篙師爲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陝以篙手爲三長老蓋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旣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躑躑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畧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坳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

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畧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樂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爲居處之室魯爲遊從

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詩言翩彼飛鴉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泮為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虞祁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員水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為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母聚大眾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慾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眾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



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左氏筮易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爲卿自豐上六變爲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臨子展論楚子之死自復上六變爲頤蔡墨論龍見于絳自乾初九變爲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爲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五變爲大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爲夬曰亢龍有悔純乾變純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上九變爲剝曰龍戰于野其說變卦往往不過一爻及一卦泛立議論

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悉不出一爻之變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勤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棠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曾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媯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季武子報聘之筮艮八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一卦與一爻

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何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左氏失之誣予於此得之

探花郎

撫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爲探花郎本朝胡旦榜馮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熙寧余中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爲第三人

彭籤經

俗以素女術出於彭篳予攷列仙傳籤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籤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

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扶桑

離騷云飲馬咸池總轡扶桑東京賦云登天光於扶
桑謝莊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張衡
思玄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瞰半
夜扶桑開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曰東方
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皆戴鳥如此則扶桑在沈寥之表及觀
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

里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
績其皮爲布錦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
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山海
經多誕不足爲據楊炯渾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
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竟以扶桑爲日西
京賦復與濛汜對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子復得數字晉摯
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絪闕

上胡話反
下胡愛反而不通

卽今之絳闕字晉禮儀志有懊懷上烏浩反歌卽今

之懊懷字衛垣說字勢曰或黝黠上希下主點黝狀似連

珠卽今之黝黠字王沉釋時論曰鼻鞮軋上寥下吊而刺

天成公綏嘯賦曰旬磻勞曹卽今之鞮軋勞曹字古

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

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没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

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石復

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旣而疾廣

意聽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柳請杜宣酒

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

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次對

今人以唐百官入閣待制次對以次對呼待制然唐

初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每日一兩人隨仗以備顧問

正元七年於常參日引見二人次對訪以政事元和

間武元衡有請合而爲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

此宮建隆詔每內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
以次輪對淳化詔百官次對遇起居日常叅官兩人
次對皇祐詔兩制兩省臺諫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
次對是次對卽輪對非待制之職也本朝侍從本與
百官輪對元祐以王存奏罷之復行於紹聖四年紹
興中用呂祉奏始有已見請對之制是則次對輪對
本無別議

琉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魏畧
云大秦國出綠縹青紺赤白黃黑紅紫十種琉璃西
京雜記載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闔室照十餘丈如
晝是也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
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爲琉璃採礦
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真物也博雅以琉璃爲珠近
之

餛飩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餛飩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
從食不載故事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

宗回客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喫五般
餛飩及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
漉去湯肥可以淪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
切鬼氣炒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
信矣俱從食邊何耶

鬻爵

今之鬻爵泛濫極矣多咎晁錯之作俑余謂今之弊
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虛利歸於上鬻官令
非所鬻者實利歸於下鬻爵雖非正論然晁錯
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

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
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爲郎武帝令吏入
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
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
名譽亦以貨賄得之晁錯復生必大爲所笑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觀世俗如
脂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蘧條口柔也不
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

人天苟賦以此質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落疎束蔓萬姒似莘
辛橋喬熊能隨隋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邠
兒郤谷鄆曾邵召鄆章鄱背亦有分爲二姓微有添
減則邳去邑從衣邠去邑添草郛去邑添水大率古
人用字務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
仇未必皆然

旗纛將軍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
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二
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
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詩書篇名

書篇名所謂分大禹臯陶益稷爲三特竹簡不能多
載不得分以有暨益暨稷之辭名曰益稷猶論語
孟子篇名孔以不忘益稷之功則求文義太過詩篇
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

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
氓與丰蕩與綿之類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
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兩無正酌資於詩無所取毛
氏強爲之辭曰兩自上下曰資子也曰酌先祖之道
中心不安雖支辭強辯與詩絕不類亦有例同而名
異者綿綿瓜瓞與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
葛藟爲名綿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綿蠻之義
一以黃鳥爲名意編詩者謾取以爲名耳

穆生疏廣知機

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機穆王因醴酒不設楚
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罰疏廣見元
帝不慧謂宦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移病而望之受
牢獄之禍於是知穆疏蕭優劣

香藥卓

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番商
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
考坡仙以紹聖元年抵五羊案爲帥廣通舶出香藥
時好事者創此他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卓爲

盛禮私家亦用之作俑不可不謹

魏相許伯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闕魏相賢相也始
奏封事及白去副封乃借選於許伯於是霍氏殺許
后之謀乃得聞卽詔相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
漢初不知諸士大夫相安受之浸居相位何始進之
不正也用平恩以護太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
及相豈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諫耳王吉言許
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絕是相啟
之乘漢史直筆者當書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六曹尙書爲文昌

今以六曹尙書爲文昌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
文昌宮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祿司災後漢志謂出
納王命敷奏萬機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尙書猶天之
北斗令及左丞總領綱紀僕射右丞分掌廩穀是也
漢又有錄尙書事令錄僕丞總以尙書言之卽今尙
書省古納言職也本朝令錄不置有二僕二丞自更
官制以左右僕射左右丞爲宰執卽中興後之左右

相及參政六曹分職既非尚書省長貳廼稱曰文昌是文昌宮之將相反為列曹之屬矣

麟趾

今稱宗寺曰麟寺王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蓋本於詩序言衰世公子信厚麟趾注謂後世雖衰宗猶振振信厚前輩謂文王化行雖商衰世之公子亦信厚與有商孫子侯干川服同二說皆有衰世之辭亦是語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尚書用星履曳履熟事也二出處皆不可用漢鄭崇為尚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乃僕射事唐韋見素為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綠野堂白蓮社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
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
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
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名爲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
燒香亦可顯言穹廬之來使乎

防海

舟師始於吳越惟曹劉赤壁爲大戰南北分境仗以
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虜造海舟
慮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聞海
舟自京東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
鎮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
勢湍險一失水道舟必淪溺得沙上水手方轉料胡
人捨馬不能有所爲一舟容幾馬可謂至當之論紹
興末年李寶放蘇州洋三日風怒舟散漫不能收酌
酒自誓風止退泊明州關嶼追集散舟浹旬後方復
故欲乘機速發而風作波濤如山經月不得進南人
諳海道者也於舟楫非不便利猶艱阻如此况北人

乎膠西之戰女真在船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采石之
勝亦以女真不諳江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過數
人盡死於中流今人不攻本末北風一警卽湍湍於
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棗諸雜木遇鹹
水多濕且重滯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用尖底
旣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取勝多
則一放大洋豈能成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
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尙彼此
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決無
此理昔葉義問謂土豪諳練海道憑恃海食之利能
役船戶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爲豪主使土豪撓於
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虛費民無橫
擾此策甚善鹽城石港料角等處皆可舉行近浙則
各屯大軍規摹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內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
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
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爲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瞽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已改爲虬髯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已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已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峴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温公申公議論

司馬温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温公試而

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温公以爲不及命下力異謂同召而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耻遂亦除此職予意温公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已各有規繩一進一退惟心之安豈在苟同范景仁與温公爲異姓兄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爲同也人安得議其優劣

中涓

今人通竿櫝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已難用之書吏中涓之稱尤更爲僭漢石奮爲中涓受書謁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桂玉

馬存子長游謂子游京師薪如束桂膏肉如玉世以桂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乃楚國故事

家道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媯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於大妣必曰

刑于寡妻齊御閒刑皆以嚴為主易家人卦家人嗃
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
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溢放
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於
肅正之中自然雍穆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
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
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橄欖

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嵯蜜十分甜

注引杜詩嵯蜜松花落本草嵯蜜蜂黑色作房於巖
嵯高峻處然坡詩與橄欖對說非真蜜也鬼谷子曰
嵯蜜櫻桃也他無經見予讀南海志嵯蜜子小而黃
殼薄味甘增城惠陽山間有之雖不知與櫻桃爲一
物與否要其類也注坡詩者引小說橄欖與棗爭棗
曰待爾回味我已甜特坡公換嵯蜜作對耳山谷詠
橄欖云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坡公取
其味相反山谷取其味相投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
嵯蜜盡此但作蜜用非是

寓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

恩科

聞見錄載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法蓋公與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世以推恩法始於富公子謂不然仁宗開天章閣召范富條當世務方以止僥倖澄汰不才吏爲說無緣以私意創此科攷本朝開寶三年詔禮部閱進士十五年以上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竝奏賜特奏名七十八人天聖二年以特奏名李道宗等爲匠簿四年詔進士實應三舉免取解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雖試不合格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寶元元年被恩賜

者九百八十四人至和中李柬之以校年累舉不責
詞藝謂之恩澤四五百人欲革之孫洙等條具將上
嘉祐元年詔罷特奏名時公正當國也嘉祐二年復
賜特奏名及諸科二百十四人恐一時詔罷特奏廟
堂因行裁減耳然嘉祐三年再詳定科舉條制亦不
該載一舉三十年法何也

獬豸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體可謂蟲豸五代盧
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
之豸豸字合丈余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
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
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
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玄通若有獬字下雖丈
余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
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爲豸可笑

正衙常參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
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爲常參武

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爲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
番五日一朝爲六參三日不趨常參卽橫行參假時
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殮而退開元以朔望上宗廟
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卽喚仗及俟正衙者自東上
閣門入謂之入閣唐末亂離旣不常御外朝入閣亦
廢常參官赴正衙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卽退後唐
明宗令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自此宣政不御省臺
寺監應在京釐務官以妨職事求免宰臣內朝奏事
中書聚廳無暇押班不廢正衙獨待次及辭謝官武
班諸衛無本品攝以使臣十員元豐間始罷常參日
參則左右史及尙書侍郎御史大夫以上六參則三
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兩參則寺監丞大理
評事以上月參則寄祿官通直郎以上除朔望參外
每以初五十一二十一二二十五爲參日渡江後雖有
日參官正衙旣不日御又無入閣之制內殿廢起居
之禮四參日分或大暑祈寒風雨霑濕及假故向車
駕詣德壽或國卹中行宮中之儀多免常朝參日無
幾嘉定末年臣僚申嚴此制寄祿官通直郎以上旣

不比承平之時一入國門卽破白直及馬雖欲趑赴
朔望不可得參日多免猶前日也

陳東伏闕

靖康孫覲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
善輩寘東極刑覲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瑄
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
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瑄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
潛善客理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人物
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

天下之公言理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
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
逃謹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
特以靖康之闕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
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
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
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
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十五國風二雅三頌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合於治之正豳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不終悉難曰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不始於厲王而始於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溢美其君豈得爲詩夫子安得存之周禮箚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豳治未於正胡用之於樂章況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代商繼伐爲政之大燕群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爲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卷阿棫樸均爲養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爲宣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周曾商三頌以盛德成功爲主則周頌之薦宗廟告神明稱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惟予小子閔予小子

曾孫篤之皆謙冲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湯孫
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
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
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曾頌稱美之辭益
侈以衰微不振之曾奔走於霸主之號令惴惴自保
不暇乃謂其懲荆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
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曾並以頌稱又何也謂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幽何以有雅謂美盛德
告成功則幽何以有頌予謂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

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
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
古者詩存於樂延陵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
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記禮言鄭宋衛齊
之音與聲淫及商和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
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
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
也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娥
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

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爲變宮蕤
賓爲變祉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
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
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士歌土歌之正爲正
風土歌之變爲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
音散而不傳耳幽風卽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周之
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誦工歌旣別其聲之
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爲大樂
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
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
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三
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
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卽樂章
之小大也以言於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
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
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
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
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

其論得之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於政固不可悉以
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
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
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王儉紅蓮

庾杲之爲王衛將軍長史蕭綯與儉書曰盛府元
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
郡幕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朝政
猶漢三公開府豈汎常僚屬可比用之樞宰椽則其
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鼠璞卷下

廟議

本朝以太祖太宗開基真宗仁宗神宗配古三宗非
英宗則裕陵無自而繼高宗又有中興之功於義皆
百世不遷廟祧未可輕議寶慶廟議竟無定論予考
鄭康成王肅輩議論雖詳朱震惟取劉歆之說謂天
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可常數
也宗不在此數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
設數於商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無

逸舉商三宗宗無數也勸帝者之德博矣禮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菑則祀之異姓有功德猶且特祀況先祖乎又說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以歆議觀之大祖廟固在七廟之內而三宗廟則在七廟之外不然則商祖契而宗湯今太甲大戊武丁已為五廟豈有身為天子而祀不及曾祖者前漢守祖有功宗有德之說凡尊之為宗則萬世不毀不待集議於遷易之時而尊謚之始其論已定光武既為中興之

其後宗名世為陵寢號廟制不可行矣蔡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皆奏毀是既宗其功德則不可祧欲祧則當如邕議省去其號方可本朝聖明相繼宗以虛名而復毀其廟於理未允

鬻熊孟嘗

鬻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先生春秋高多遺忘矣楚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吾始壯矣周家尊

事黃者不過乞言非勞其筋力強之以事也大夫七十致仕禮之常也間有特異之賢尊而禮之任其德而不任其力也僕鞭鈍策朽以盡瘁於群有司何補於其國哉

姓氏改易

世之改姓氏如莊爲嚴殷爲戴恒爲元奭爲盛以義改也理爲李求爲仇舅爲咎籍爲席弘爲洪朝爲晁以音改也棘爲棗踈爲束仲爲种槩爲暨熊爲能鄒爲曾慎爲真劉爲金胙爲作敬爲文爲苟以字改也

蔓落如莘橋邾鄆鄆鄆鄆鄆隨藤爲萬洛似辛喬朱兒會章背成召隋勝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爲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爲是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爲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強氏曰潛遂失本姓一姓改爲數姓者如吞橫四子守墳墓者改爲是居徐者爲吞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娃此四姓同一吞也勾姓本避高宗諱勾濤則仍字更音鈎光祖則加金絢紡則加絲苟謀則加草句思則易字勾

身珍 卷下 三
龍如淵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勾也。後世昏姻何自而
辯。又有因二音而訛者。員音運。俞勅救反。葉音攝。今
從正音。甄音堅。宣和唱名。以堅呼之。不應訛爲真矣。
繆或爲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復姓多北人。
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乃因所居而增。諸葛則
諸縣之葛。申屠則屠原之申。母胡則母丘之胡。閭丘
則頓丘之閭。所謂同門而異戶也。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
愷之與殷仲堪。踐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
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
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
經去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憊。憊恙也。常人
入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
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以爲蟲。或以爲獸。或謂
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反。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
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
蟲善食人心也。於憊字下云。憊獸如師子。食虎豹及

人是德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邾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宣室事何耶

發人私柬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政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寮有教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母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及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

公日趨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爲冷官
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
之職

中箱本

今之刊印小冊謂中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
五經置中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答
曰檢閱旣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
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中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
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
備中箱之藏也

抑之詩序

詩序以抑爲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記諸
侯年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
年平王十四年卒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四十二年武公立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平戎今
爲公五十五年卒溫公稽古錄悉用史記紀年劉恕
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爲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
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攷武公卽位宣王

之十三年中間又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卽位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於老年去厲王之世幾九十載謂此詩爲刺厲王深所未曉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旣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崇計口率渠伊錢再入覲人不敢言將鬚相慶崇率將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興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在禮乞還每日率拔釘錢方鎮不法信非一處此二事雅可爲對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爲重入仕爲輕細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恧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略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據言載開元中溫庭筠以文爲貨執政惡其攬擾場屋黜隨州方城尉裴

坦爲責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爲簿尉今爲異恩矣時則爲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燕巢詩

雲溪友議載元和下第士人多爲詩刺主司獨章孝標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聞孝標擢第責瑣高議載唐僖宗時于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爲隳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青瑣所傳之繆耶

蓄米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繼粟晉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敖倉藏粟甚多趙充國日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犂積穀魏太祖許下屯田所在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渙家晉天文志胃三星天厨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天庾積厨粟所也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絕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濕尤甚且蓋藏無法不一二載卽爲黑腐三年之令不復舉行何耶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坐之事以吳尙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騰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於亮後漢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爲故事是隔坐發端於門生坐主也

唐進士無耻

唐撫言載裴思謙從仇士良求狀頭高錯庭譴之次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懷士良一緘易紫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書中與求巍峩

錯欲略見之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
 改容從之集異錄載王維文章音律為岐王所重時
 公主已薦張九臯為解頭王令維衣錦繡齋琵琶同
 詣主第諸伶旅進維妙年都美主顧問王答曰知音
 者也令獨奏新曲主詢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
 此生詞學無出其右維獻詩卷主驚曰皆我所習常
 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試
 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作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
 廉耻甚矣雖得一名何足為重紀載以為盛事何耶

左右

漢以右為尊謂貶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居高位
 為右職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
 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戚右
 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
 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
 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為尊猶以右文為祕省
 殿名何耶

程蘇爭致齋

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厨稟造食葷素蘇令辦葷
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爲劉者左袒時
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
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問其精誠
與禁飲酒聽樂嗜慾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於
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爲魚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
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荼與鬱

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
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
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
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
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
南子曰羿死於桃楸注云楸大杖以擊煞羿由是鬼
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
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
也莊子曰插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

鬼見於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
臣喪以巫祝桃茢傳曰楚人使公視襚公使巫以桃
茢先祓殯周禮戎右贊牛弭桃茢鄭司農於喪祝云
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茷除雖聖人不
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艾子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
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蝻
蟀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蝻蟀至蟹九十餘種以進穀
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
生江克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
丙箠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
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
不同古人雖以更數爲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
甲夜觀事乙夜觀書出處可用

東閣

今人以宰相子爲東閣按公孫弘爲丞相開東閣不
過招延賓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
隱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
郎君乃令狐絢不言東閣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
九日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
老子上南樓此雖使令狐絢絕義山故事然東閣之
開閉於郎君何預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
懶重尋以郎君加於東閣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
溪云東閣郎君之未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閣呼

郎君豈爲父者不能顯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鹵部
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辨同唐制
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
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群臣五品以上
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槌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
下俱詣西閣奉迎嚴卽嚴肅之義今以辨嚴爲辨裝
因諱而改恐難例論

倚門

俗說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晚而來則吾倚門望女女暮出而不還吾倚門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門若出稍久當言倚閭蓋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為俗忌耶

張范議論仁恕

唐裴伯先得罪張嘉正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說說曰若國

之大臣皆可管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曆中晁仲約得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富公愠范曰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未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恐及吾輩與吾卒未敢係意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為已計而故縱則不可昔豫遜報國士之知曰將以愧後世為臣懷二心者高允不欺於君曰恐負翟黑子事上以忠臣之節也由已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珣杜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

無病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為蠶俗謂蠶神為馬明菩薩以此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蠶為龍精月直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舊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鹽鹽

西漢中食貨志猗頓用鹽鹽注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鹽音古予觀采薇注王事靡盬鹽不堅固也頓羽注鹽不改緻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為鹽謂鹽鹽直用不練治以詩禮註觀之則鹽為不攻緻及不練治以食貨志注觀之則鹽乃鹽池二說似異然海鹽練治後成其為鹽也難壞池鹽出水即成其為鹽也易壞其理一也

傳註

藝文志易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毛詩三十篇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春秋
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谷梁傳十
一卷先漢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
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爲經傳集解亦合爲一然
於一年之首必以一字別之讀者固之其彼爲經而
此爲傳也易有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初未嘗亂乾之
卦首篇繇辭次以爻與彖象他卦以彖係於繇辭下
以象係於逐爻之下均爲聖人之言一之猶可歐陽
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及言有何謂也與子曰乃講
師對答之辭所謂元亨利貞四句曾穆姜之言必講
師引以伸其說詩序舊以爲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
成解詩於經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
爲發明於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
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絲衣序云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
也闕宮注云孟仲子曰媒宮也無以異一繫之序一
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小旻

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之詩序謂衛莊姜送歸妾鄭於禮之坊記爲定姜之詩使出序於夫子子夏康成其敢爲異同之論十經傳旣混而爲一其間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晦庵解詩純用正經蓋有見於此

瓜戍

今人到官賀謝語必言瓜戍按齊侯使連稱管至之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斯戍公曰不至請代弗許遂作亂弑齊侯此豈好出處矧戍役比之官則爲

猥賤尤難用之於慶賀

太公六韜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爲賊攻義爲殘失民爲匹夫王政失民者何天子乎此卽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之說雖出傳記於理無害孟子說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韜之書凡文武反覆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

左右以得其性八符陰秘三部分書詭伏設奇遠張
誑誘少知道者不爲文武太公其爲之乎果爾則文
武豈爲文武之師太公豈爲王者之佐劉恕作通鑑
外紀亦惑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
多兵權奇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爲周尚父本
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
之今反使右科習爲正經可耶

麥秀黍離之歌

箕子故過殷墟感宮室生禾黍作麥秀歌曰麥秀漸

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周大夫過故
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其顛覆作黍離詩曰彼黍離
離彼稷之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所以咎亡國之君
與言狡僮無以異第箕子之歌簡而直周人之詩微
而婉體有不同耳舊傳靖康淵聖狩虜營有人作憶
君王辭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
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語意悲凄讀
之令人淚墮真愛君憂國之語也

高帝封雍齒

高帝未封諸將往往坐沙中語留侯欲帝封平生所
憎以安之遂封雍齒爲什方侯群臣喜曰雍齒尚侯
我屬無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載晉文公過
曹里鳧須盜其資而亡公餒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
是里鳧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鳧須爲
賊大矣君誠使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
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鳧須不誅吾何懼也豈留侯
之策與此暗合耶

鹽法

前輩謂歐陽公作罷茶鹽法詔言私藏盜販實繁有
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
而陷吾民也每歎息以爲真王言是時雖未至設陷
阱以陷民其弊必至於此自崇寧初蔡京作茶鹽鈔
初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已而變易對
數買新鈔帶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爲循環法未幾
復令貼鈔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
鈔已納錢悉乾沒商賈破蕩盜販者多追捕日繁而
盜賊熾矣皆老姦之誤國也後之議臣乃祖述其說

對折帶發更易不常近因易楮令貼納錢越次打發
非惟商賈無可貼納者多鈔鹽貴則利販行不免嚴
追捕之令利之所趨何所顧藉數十爲群易至生變
予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
司退三千緡爲敖底鹽錢二千緡爲官吏費止有五
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戶者無幾每觔必
雙秤所請本錢莫償澄瀹買薪之費非藉私鬻破家
蕩產豈足供官惟有逃竄而已鹽賈鹽丁窘困如此
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私生事以激變耳紹興用
何溥請禁科賣倉鹽高宗曰鹽雖居民間常用之物
科賣則爲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繇此起今
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封章

俗謂章奏爲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啟封至言密事
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
懼恭顯之傾危上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
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傳得其
草以告廷尉劾治策免而本朝於章奏凡論治大體

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
悉類聚於禁中是也今例從內降付中書雖泛言敬
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東宮東朝

今以太后爲東朝蓋用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事
然顏延年詩曰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朝則太子朝
也今以太子爲東宮蓋用班彪傳東宮初建事然成
帝報許后曰皇后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東宮則太后
宮也此皆隨地以言初無定論後世以東朝爲太后
以東宮爲太子可謂拘泥

萱堂

俗謂母爲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皆願言
思伯使我心癡注云皆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
危身欲忘之是詩旣以君子行役爲王前驅而作以
忘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坡詩我非兒女萱却
是鄙之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然

亦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
始自約敕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
盜賊所汙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
矣其意正相類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
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賡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
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
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

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
定中星析因夷隩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毳毼毛占
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以允
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
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猶以時令爲
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
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
數篇解釋於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
宰司徒司空司徒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

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
贊桀俊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
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
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
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證

椒房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蔓盈升子攷之
江充傳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
有椒房中宮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
及馬援以椒房不預雲臺之次椒房殿爲后所居因
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邠有
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
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播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
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行盈升初無關涉成帝
寵趙昭儀復見椒風殿以居之今例以椒風爲皇后
事非是

宣帝憲宗厲精

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基讒佞用

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守澄陳志玄輩肇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羣臣耳目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挈裘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膺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況宦寺外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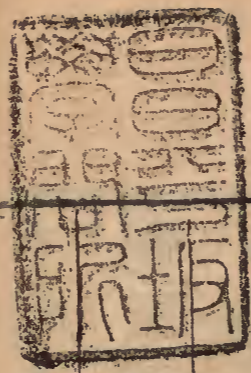
士氣

本朝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切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以爵祿參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季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材彬彬輩出天下猶可爲不至舉一世之人團揉如綿悉入籠駱駕馭之中委靡成風如燈消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精厲之治可乎

權行守試

本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

尚書始必除權卽真後始除試守行予考之漢試守
 卽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真如淳曰諸
 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爲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
 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爲真是守試
 卽權未得爲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
 士三歲爲真今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之義



分真全無之義

